

一九九一年七月,安徽大水,铁路被淹。学校放假,订不到回家的火车票。又等了几天,我才和同济大学、华东政法(现华东政法大学)的老乡,坐了一夜的绿皮火车,清晨五点到了明光火车站。

天蒙蒙亮。在站台上四下看去,白茫茫一片,昔日火车站对面工厂的围墙不见了,只有蓝色铁皮屋顶浮在水面上,熟悉的煤球烟味也不见了,一股陌生的水腥气。穿过湿漉漉的地道,到处都是淤泥,大巴车卖票的彪悍男人,堵在门口喊:上车前把脚上的泥都给刮掉!车上挤得满满的,多是在城市务工,牵挂家里灾情的乡亲,整个车厢弥漫着焦虑不安的情绪。

路太泥泞,车子一路摇摇晃晃,比平常慢得多。此时令该是玉米开花扬穗,芝麻黄豆半人深,满眼碧绿的乡村美景,可极目所见,田野里大片大片浑黄的水汤,庄稼要么还泡在水里,要么浑身泥浆,垂头挂挂,死了。偶尔有地势高的,只剩下稀稀拉拉可怜的一点绿。

车上起初还有人议论庄稼绝收和补救,后来有个老人声哭起来,说他接了电报,家里几间土屋被水泡塌,干把斤小麦发芽,一家人断了口粮。大家安慰他,说人没事就好。我在泗五大桥下车,新汴河水满得吓人,走在堰坝上,蛙鸣如潮水般汹涌,浮着碎草枯枝的河水就在脚边晃荡,好像堰坝也在晃,晃得人心慌。

回到家,家门口的水才退,淤泥很厚,爸铲了条路出来。娘和外婆在厨房对付湿透的柴火,满屋子的白烟,呛人。外婆不知是烟熏的,还是心疼,眼睛红红的,跟我说地里的红薯玉米黄豆全淹死了,可是要了命!我问娘怎么办,娘说等水退了,补点芝麻,能不能收,听天由命。

开学后,学校通知安徽灾区学生申报受灾情况,可以减免学杂费。我一听挺高兴的,赶紧写信给爸。学杂费是每年家里最头疼的重头开支,家里同时有三个孩子在外念大学,如果

妙:

你马上要出国读书了,本来不想写信,因为有时候长辈的唠叨更有可能被表达为“不信任”。

所以咱们不讲道理,只说在我出国的时间段哪些事情对我造成了阻碍,希望能够给你一点借鉴,我相信你对于出国读书这件事,已经具备了应变的能力和勇气,我这次只说钱和人际关系。

我很欣赏你给我推同款低价,作为一个了解制造过程的设计师,我清楚衣服、包包、日常用品、消耗品,都有着最低的成本,购物的时候选同款低价再正确不过了。我们家里没有生意人,都不准备成为用品牌去换取更大机会的人,为品牌溢价买单的确没有必要,那么如果有人赠送东西该如何呢?有没有必要等价回赠呢?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,要看对方



霜花般的自尊

魏芳芳



盛大的草原 李海波 摄

减免部分学杂费,爸也能松快一点。

我和二姐同在上海一所学校念书,爸每个月寄给我俩一百块,每人五十,学校每个月发十九块钱的饭菜票,可能因为是海运学院,饭菜票是硬质塑料做,防水,圆的像大纽扣。铁丝串成串儿,红黄黑绿四色,饭票按斤两,菜票以元角计。我俩住同一栋宿舍楼,一起吃饭,打三两饭,两个菜就够了,我爱喝汤,二姐说汤里才一点点能吃的东西,大部分都是水,不合算,我们就不买汤,菜里冲点开水做汤。

收到乡开具的受灾严重经济困难证明,我赶紧跑去学校办公楼,却怎么也鼓不起勇气进去。遇到一个航海系的男生,也是来申请减免学费的。他说家在淮南,是安徽大水的重灾区,家本来就穷,全靠自己挣学费生活费,上海水系发达,他在河沟里用细网捞小红虫,卖给渔具店做饵料,有时候还能捉到鱼。

我跟他身后,看他填表递交申请,工作人员询问受灾一副公事公办的口气,我那自卑羞耻的心理又在作祟,脑海里总闪现小时候门口那些讨饭人的苦脸,可怜可怜,给口饭吃吧,家里受了灾,没办法了哇。我娘总是来者不拒,给两个馒头。可是有人家经常撵,像撵一条癞皮狗。

我悄悄转头跑了。一件好事,我却不能理直气壮,“灾民”这个标签沉重如山,伸手求助更加难堪。可是,让我放弃,又不甘心,我们家确实受灾严重,现在我爸那点工资要撑成八瓣花。

办公楼在操场里面,从宿舍过去,要经过一个圆形花坛,里面是一棵茂盛的广玉兰。再往前走,是几棵枇杷树,海南同学阿勉六月里还拿拖鞋砸过黄枇杷。后面是操场,边上有平衡木、浪木、悬梯,旋转环。再过一个篮球场就到办公楼了。

那几天我把证明夹在一本书里,

飞快走过花坛,脚步就慢下来,数数枇杷树掉了几片叶子,到浪木上坐会儿,盯着转环里肌肉发达的海上专业男生,看他手脚抠住抓握点,越转越快,像飞驰的车轮。在浪木上走两个来回,浪木考验人在风浪里摇晃的平衡能力,我心神不定,常常走半截就给晃掉下来了。我在这里磨蹭那里磨蹭。一会儿又该上课了,或者该打饭了。

有时候都走上二楼了,还心慌脸热,我在心里骂自己懦弱,可骂完了还是懦弱。眼见截止日期快到了,下了课,我一鼓作气,手里紧攥着证明信,目不斜视,登登往那跑,一口气跑进办公室。一位女老师和蔼地问我是不是申请减免学费,我慌慌张张地应了一声,手抖霍霍地把证明放她面前,那证明信湿乎乎的,是手心汗湿的。她亲切地教我填表,询问我的家人情况,我紧张的心才稍稍放松。办完手续,我面红耳赤走到操场,连浪木都不敢坐,头太晕了,瘫坐在台阶上,下意识揪着脚边的野草,脑海中一片空白。

多年以后,读到王柳在《贫穷的质感》中的一段话,感觉真是写到我心坎里去了:

“圣诞节,英国剑桥社区救助站的食物银行,我们烤了蛋糕,小心翼翼地放在碟子里摆在茶几上,一位中年母亲走了进来,身后紧跟着他那约莫十七八岁的儿子。那个儿子,像那个年纪的少男少女一样,对自己的外表有着高度的审慎的自觉。请他吃蛋糕,他说了谢谢却迟迟不肯动手,一个人站在角落里,长久地望着玻璃门的反光。当我目送母子俩出门时,才发现大门外还站着一个男孩,也许是哥哥或弟弟,一脸不可伤及的自尊,霜花般一触即碎。在这些前来求助的人当中,我们最常听到的是这样一句话:我真为自己感到羞耻。”

为什么?生存面前,傲骨是最后才考虑的事吧?

不!我曾如此骄傲,怎会不觉羞耻?

哥,修管道的西班牙大叔,餐厅的黑人大妈,是这些构成了我脑海里与之前不同的我。和我一起的同学里也有一些人,在出国一年的时间,既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,也没有改变他们的鄙视链,我的很多出过国的同事甚至从不提他们那段生活,他们的那一年仿佛并不存在,就在他们的人生中白白浪费掉了。希望你出国以后,在安全的范围内,学会喜欢别人,也让人喜欢你,和人聊天,聊出种种欢喜。成绩、绩点固然重要,一旦到手,便想不起来了。做一些你一生都可以津津乐道的事,打破自己的边界。咱们家都是知识分子,家传的清高且社恐,血缘给你的也许是营养,也许是阻碍流动的血脂,打破它,努力多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,才是出去的真正目的和意义。

敢于、善于开口求人,也敢于善于第一时间拒绝,骨头可以硬,壳不需要硬到连自己都打不开。外圆内方,外柔内刚,需要练习。其他没啥,就这些,谨记。咱们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比你的开心快乐更重要了,有任何问题都随时发信息给我、昭、姑妈,艺桦,不是负担,是荣光,哈哈。

爱你的姨妈

给留学生小朋友的一封信

张 芮

赠与的目的,一个笑脸?一段感情?一个你能够做出的产品?一个信息?我相信,以你的聪明,一定可以在第一时间判断出对方的所求,一般情况大部分坦诚的人,值得交往的人,不会在赠与里埋藏可怕的欲望,大部分与我们还能够做朋友的人,他(她)的赠与也是光明磊落,简简单单的,让人有负担的赠与,不是接收人的错,是那个伸手给与却埋藏可怕欲望的人的错,接不接受全在心里舒不舒服,一念之间,放下拿起,不必有任何负担,物来则应,过去不留,任何在这件事上的纠结,都是浪费时间。你看到我的高血压,我的血管紧张症,我的情绪问题,都源于此。所以你现在要学会的是轻拿轻放,过脑不过心,不要蹈我的覆辙。

关于付费用东西,物质的东西,你已经有非常正确值得我们学习的判断力了。我在伯克利的时候,错过了很多的机会,就是因为我当时没有认清钱的问题,导致万般纠

结,造成很多的遗憾。我因为钱,从之前租的民宿里退了出来,失去了很好的练习口语的机会;我和胡老师的口语差距就是这样造成的。也是因为钱和瑟缩,没有去学想要学的课,导致回来后还得在压力之下恶补;哪些该纠结,哪些不该纠结,其实也是这次出去要学会的事情。在学习知识和提高技能这两件事上,千万不要锱铢必较,有任何需要尽管开口,不要有负担。

每一个出去的小朋友得到的忠告都包含“要尽量和当地人多交流”,和当地人交流是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的主要手段。我在伯克利的那段时间,也认为我可以通过旁观就能学到东西,不必要参与其中,但是我现在觉得,并不尽然,我能够记得的,并不是我如何观察异乡的生活,而是那些我和不同颜色、不同民族、不同背景的人相谈甚欢的灿烂片刻,教室里的结构工程师,路边退休的斯坦福教授,陪我走着去看小小画廊的吉他小